



朝天門，大碼頭，迎官接聖；
翠微門，掛彩緞，五色鮮明；
千廝門，花包子，白雪如銀……

歌謠中的重慶城 一場美麗的誤會

□李正權

俯瞰重慶市渝中區通遠門 重慶日報供圖

只要是城(當然不包括現代的城市),就有城門。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有沒有城門歌,重慶是有的。重慶的《城門歌》實際上是民謠,是民謠。重慶人小時候幾乎都將其當作兒歌來唱過。《城門歌》雖然有多個版本,但不管哪個版本都抑揚頓挫,朗朗上口,接地气。

《城門歌》是誰創作的,是什麼時間出現的,不得而知。據推測,可能是某個初識文墨的人編出來後,在下層社會中流傳。其間,有人不斷進行補充、修改、完善,才最終形成。歌詞中所指稱的事項,當然可以作為我們考察重慶歷史的參考,卻不能因此就作為定論。

且以流傳最廣的版本為例:朝天門,大碼頭,迎官接聖;翠微門,掛彩緞,五色鮮明;千廝門,花包子,白雪如銀;洪崖門,廣船開,殺雞敬神;臨江門,糞碼頭,臭得死人;定遠門,較場壩,舞刀弄棍;通遠門,鑼鼓響,看埋死人;金湯門,木棺材,大小齊整;南紀門,菜籃子,涌出涌進;鳳凰門,川道拐,牛羊成群;金紫門,恰對着,鎮台衙門;儲奇門,藥材行,醫治百病;人和門,火炮響,總爺出巡;太平門,老鼓樓,時辰極准;太安門,太平倉,積谷利民;西水門,溜跑馬,快如浮雲;東水門,有一口四方古井,正對着,真武山,鯉魚跳龍門。

這首《城門歌》中城門的排序讓人不好理解。總體上看,從朝天門開始,是逆時針方向排列的,但翠微門和西水門卻弄錯了,翠微門在朝天門的順時針方向第一位,而西水門又在朝天門逆時針方向的第一位。這樣排列,是不是因為東水門句子較長,需要擺在最後而造成的呢?不得而知。

不同版本的《城門歌》,個別字句往往略有不同。例如“南紀門,菜籃子,涌出涌進”,有的說成是“南紀門,瓜菜果,碼銀堆金”。不用推敲就知道,後者是文人語句,老百姓不會把瓜菜果比喻成金銀,“碼金堆銀”與民謠的性質不符。又例如“東水門,有一個四方古井,正對着,真武山,鯉魚跳龍門”,有的說成是“東水門,正對着,鯉跳龍門”,或者是“東水門,真武山,四方古井”。很顯然,這是文人為了追求句子統一而簡化了的。一簡化就顯得文縷約的,與前面的語句不協調。

畢竟是民謠民謠,畢竟是下層社會的產物,《城門歌》也就說不上有什麼藝術。雖然有諸如“五色鮮明”“白雪如銀”“快如浮雲”之類略雅雅致的句子,但更多的是“醫治百病”“時辰極准”“總爺出巡”之類大白話,並無多少意思。編此歌的時候,重慶城人口不多,景物或事物也有空缺,好幾座城門甚至找不到可以拿出來說的東西,因而湊合的句子也多。典型的是“金湯門,木棺材,大小齊整”。直到開埠之前,金湯門內都住戶極少。那附近有放牛巷,說明當年那一帶還是可以放牛的,也就是一片荒山荒坡而已。由於沒有可多說的景色、故事、場景之類,只好巴在前一句“通遠門,鑼鼓響,看埋死人”之後,來了一句說棺材的。通遠門外埋死人,為何要把賣棺材的弄到金湯門去呢?未必通遠門就不可以賣棺材了嗎?

同樣的,“鳳凰門,川道拐,牛羊成群”也是張冠李戴。川道拐和宰房街都位於南紀門城外,與鳳凰門相距至少一兩百米,在當年可謂風馬牛不相及。為什麼要把川道拐、宰房街(殺牛羊的地方)安到鳳凰門來呢?讓人

莫名其妙。很可能鳳凰門沒有可說的話,只好將南紀門的事搬過來,否則整個歌謠就可能形成一個漏洞。

除了張冠李戴,還有一些句子可能讓現代人誤解。例如“翠微門,掛彩緞,五色鮮明”。有人就把“彩緞”理解成彩色的綢緞,甚至編故事說那裏住了很多賣綢緞的陝西人,因綢緞被雨水淋濕了,掛出來晾曬,因而就“五色鮮明”。陝西路與翠微門之間隔着好幾條街,陝西商人怎麼會住到翠微門附近去呢?除了極少數大商人之外,古代經商的人幾乎都是前店後宅或下店上宅,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衡量當年的商人,想當然解釋歌詞的句子。陝西幾乎不產桑蠶,也不產綢緞。陝西商人主要經營錢莊業務,與綢緞幾乎無關。翠微門這句說的是早上太陽還沒有從塗山上升起來的時候,那塗山上的天空就像彩緞一樣,赤橙紅黃,五色鮮明。天空上“彩緞”的五色倒映在長江中,長江也燦爛起來。天上江面輝映,再有塗山的青翠協調,那美景想想也讓人醉。

還有人對“西水門,溜跑馬,快如浮雲”進行想象,說是商人為了賺錢,弄了幾匹馬在那兒,為市民提供騎馬的娛樂。這更是把現在的事硬套到古代去了,讓人哭笑不得。朝天門與千廝門相距七八百米,其中有六七百米相對平坦,相對筆直,在重慶城7.7公里長的城牆中可謂絕無僅有。那城牆上或許可以溜馬跑馬,或許當年駐軍也在那兒溜過馬跑過馬,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民謠。那樣的年代重慶城有幾個人吃了飯沒有事干,要跑馬娛樂?

讀《城門歌》不能隨意想象,更不能因某個詞句就妄加判斷。

有一首川江船工號子,也是唱重慶城的,也可稱為《城門歌》。其中有“東水門白鶴亭香火旺盛,正對着真武山古廟涼亭”的語句。我家曾經長期住在白鶴亭,位於朝天門與東水門之間,靠近翠微門,一直屬於朝天門管轄。沒想到那條小小的陋巷竟然在一兩百年前就進入了民謠(號子也可以算一種民謠),說明我家所住的那條陋巷歷史真的很悠久。原來,此處曾經有一座小廟,那廟門上裝飾有白鶴,那廟里有小亭,形成街巷後,就叫做了白鶴亭街。據老人們說,小廟後來沒有了,但小亭還在。小巷臨江一側有一小橋,小亭就在那橋頭。倚坐亭里,可望河對門塗山上不時飛過的群群白鶴。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,每到夏秋時節,夕陽西下,都還可以看到群鳥翻飛的美景。不過,那已不是白鶴,可能只是白鷺了。我却感到疑惑,疑惑的不是將白鶴亭劃歸東水門,而是“香火旺盛”。白鶴亭那地方原來是一面陡坡,不可能修建大型建築。一座小廟,怎麼就會“香火旺盛”呢?東水門城內雖然有禹王宮、廣東會所、江西會館等,但那都是會所而不是嚴格意義的寺廟,不可能“香火旺盛”。東水門城外那坐虎石上原來也有一座小廟,據說只有一個和尚,也不可能“香火旺盛”。東水門城外的其他地方全都是懸崖陡坡,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其他寺廟,怎麼就“香火旺盛”了呢?百思不得其解,還望知道的朋友指教。

(作者系重慶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職工)

萬盛孝子河疑云 孝子是裁縫還是棒棒?

□陳勁

渝南山水之城、孝善之地萬盛,境內孝子河原名水濼溪,又名平灘河,是長江的三級支流,發源于南川區興隆鎮,流經萬盛境內29.22公里,流到萬盛溫塘下面大沙壩出境匯入蒲河。

孝子河被當地人譽為母親河,她得名眾人傳頌的孝子故事。“孝子”的傳說有二:

一說是傅孝子。據已故90歲老人張光權回憶,他幼年時聽祖父講,萬盛芋頭壩有個傅裁縫,奉母至孝。有一年大旱,餓死了不少人,傅裁縫的老母年邁體弱,奄奄待斃,想吃肉。天早年辰,米尚難得,哪有肉?在老母的不斷呻吟聲中,傅裁縫從自己的手臂上割下一塊肉,煮熟奉母獲生。此事感動天庭,因而普降喜雨。為紀念其人其事,人們遂將“平灘河”更名“孝子河”。

一說是周孝子。萬盛場河對岸芭蕉灣有個周孝子,家貧賣力求生侍奉老母。每日涉水過河,在上場周家壩碼頭背運煤、焦、礮土為生。找一頓吃一頓,家無隔夜之糧。有一天,山洪暴發,平灘橋被淹沒,周孝子念母心切,不畏險阻,頭頂米袋泅水過河,被激流狂浪沖出數里之外,幸得生還。人們認為老天有眼,因其孝母而得善報,從此呼“平灘河”為“孝子河”。

關於孝子河的得名,官方史料采信周孝子之說。孝子河兩岸植被蒼翠、修竹成林,風景優美、水秀魚鮮,已成萬盛人詩意遠方、咫尺田園、盡享美好之地。一年四季,孝子河流水潺潺,綠樹蔥蘢,五顏六色的小野花點綴在河岸上的微型花園里,在微風的吹拂下搖曳多姿,在明媚的陽光里格外耀眼。目光所及處,有坐在河畔垂釣的中年人,有拿著專業設備拍照的攝影師,有臉上洋溢著青春自信的年輕人。周孝子的故事,已深深鐫刻在萬盛人骨子裡,隨波濤蕩漾的孝子河日夜流淌……

(作者單位:重慶萬盛經開區檔案館)

石頭也怕痒 拿手一戳它就“笑”

□陳剛毅

石柱縣七曜山南麓一個叫“拗石灣”的地方,有一片猶如海邊礁石一樣在灌木林中時隱時現的石林,古道路邊有一大一小重疊在一起兩墩石頭,只要用手指在上面一墩石頭上輕輕一點,石頭就會前後晃動,撞擊摩擦發出“嘎嘎”的響聲,猶如笑聲一般,所以人們稱之為“怕痒石”。據傳,“怕痒石”還是魯班師徒的傑作——

傳說很久以前,魯班師徒建完黔州城,去修洛陽橋。他們翻山越嶺,一路來到七曜山下的拗石灣,那里青山環繞,綠樹成蔭,還有一片石林層層疊疊,千姿百態,於是他們便坐下來休息。過了一會兒,魯班指著一羣在田間休息的牛,對徒弟趙巧說:“我們來打個賭,看是黃牛先起來,還是黑牛先起來。”趙巧說:“好!師傅先請。”魯班掐指一算,說:“此時逢火,應該是黃牛先起來。”趙巧接著說:“時間逢火,火起烟先起,烟是黑色的,所以黑牛先起來。”又過了一會兒,果然是黑牛先站起來,魯班輸了。

師傅輸給徒弟,魯班不服氣,他指著周圍的風景對趙巧說:“此處風景優美,山清水秀,行人大都會在此處歇息,我們何不給路人增設一玩物,增添一份樂趣!”趙巧說:“師傅說怎麼做呢?”魯班說:“我們就壘石頭吧,看誰壘的石頭更有風趣。”

魯班搬來兩墩石頭,把玩一番後在路邊重疊起來。趙巧以為把石頭放在路邊,是作為路人歇息之用,他這想有何巧的,我也会做。接著,他也選來兩墩石頭,比照師傅一樣壘在路邊。

石頭壘好後,魯班對著趙巧壘的石頭輕輕用力一推,上面一墩石頭就滾到了地上。趙巧看見師傅推垮了自己壘的石頭,便對著師傅壘的石頭用力猛推,上面那墩石頭却一动不动。趙巧疑惑地看著魯班,魯班說:“你輕輕推一下。”趙巧對著師傅壘的石頭輕輕一推,只見上面一墩石頭前後搖晃,石縫間還發出“嘎嘎”的響聲。趙巧轉身想問師傅究竟,却見他拂袖而去……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,石柱縣作協副主席)

